

新编白话

资治通鉴

珍藏版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新编白话资治通鉴卷四十一

唐高宗

永徽元年(庚戌,公元650年)春正月,立妃子王氏为皇后。下诏宣布衡山公主等大丧服满三年后才能成婚。

太宗女儿衡山公主应当下嫁长孙氏,有关部门的官员认为天子因公事已经脱去丧服,便想让公主在今年秋后成婚。于志宁进言道:“汉文帝制立不必穿三年丧服的制度,本来是为了普天之下的老百姓着想。公主在服丧期间本应穿上粗麻布做成的丧服,即便援用旧例脱去丧服,哀情又怎么能够随旧例而一下子改变呢?请等待三年服丧期满后成婚。”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秋九月,高侃率军进攻突厥车鼻可汗,并俘获了车鼻可汗。

高侃率军来到了阿息山。车鼻征调各部落人作战,无人响应,只好带领几百名骑兵逃跑。高侃率军追击,并将车鼻可汗抓获,派人押解到京城,唐高宗命人将车鼻贡献在李氏宗庙和昭陵,然后又将他赦免,在郁都军山设置狼山都督府,让他统率突厥余部。于是突厥各部落全部臣服于唐朝,设置单于、瀚海两个都护府,十个都督,二十二个州,分别统率。自此以后,北部边疆没有敌人侵略、平安无事三十多年。

冬十月,李勣被解除仆射之职,仍任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将褚遂良降职为同州刺史。

监察御史韦思谦弹劾褚遂良强行压价购买他人的田地,将褚遂良降职为同州刺史。

永徽二年(辛亥,公元651年),春正月,任命黄门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奭为同书门下三品。秋七月,西突厥贺鲁杀掉了射匮可汗。自立为沙钵罗可汗。高宗下诏命令武侯大将军梁建方等人率兵征讨西突厥。

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的西突厥人,周围的庐舍、帐篷逐渐多了起来,听到唐太宗去世消息后,率领手下的众人反叛唐朝,进攻并击败了射匮可汗,兼并了射匮可汗的人马,自立为可汗,号称沙钵罗可汗,向西进攻射匮,并将其灭掉,有数十万精兵,又和乙毗咄陆联盟,致使处月、处密以及西域各国中的大多数依附于他。这时,贺鲁地犯庭州,攻克了金岭城。唐高宗下诏命武侯大将军梁建方、契苾何力率三万人马以及回纥部的五万骑兵,征讨贺鲁。

八月,唐高宗任命于志宁为尚书右仆射,张行成为右仆射,两人仍任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高季辅为侍中。冬十一月,高宗下诏宣布,进献鹰隼犬马一类玩物的,一律定罪。

永徽三年(壬子,公元652年),春正月,吐谷浑、新罗、高丽、百济各派使节到唐朝进献贡品。梁建方在牢山将处月朱邪孤注打得大败。

在此之前,处月的朱邪孤注杀掉唐朝招慰使,和西突厥贺鲁联合。梁建方在牢山将处月军打得大败,活捉了朱邪孤注,杀死九千多敌军,尔后便撤军了。这时,御史向高宗弹劾建方在追击敌军时贻误战机,高德逸借圣旨下令买马之机,自己却把好马留下。高宗因为他们有战功,不予追究。大理卿李道裕又奏请把高德逸私下留下的好马收缴上来,用以充实宫中的马厩,高宗说:“李道裕原本是一名执法的官员,进马一事并不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却妄自迎合朕的意图,难道是朕做事不能被臣下们所信任吗?朕正在自责,

所以不再罢黜道裕了。”

高宗任命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二月，高宗坐车来到安福门的城楼上观看百戏。

高宗对身边的亲信大臣说：“朕过去听说胡人擅长打马球，曾想亲眼看一看。昨天，朕刚登上城门楼，立即就有众多的胡人打马球，大概以为朕特别喜爱打马球的游戏。作为帝王，一举一动，难道能够那么随随便便吗？朕已经将这个球烧掉了，希望以此杜绝胡人窥探帝王喜恶的念头，也借此事自我告诫。”

三月，高宗任命宇文节为侍中，柳奭为中书令，韩瑗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秋七月，高宗立陈王李忠为皇太子。

王皇后没有儿子，她的舅舅柳奭为她出谋划策，认为李忠的母亲出身微贱，劝王皇后向高宗请求立李忠为太子。高宗采纳了她的建议。

九月，高宗任命中书侍郎来济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冬十一月，濮阳王李泰去世。

永徽四年（癸丑，公元653年），春二月，散骑常侍房遗爱及高阳公主图谋反叛，被处决，于是杀掉了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将宇文节流放到岭南。

起初，房遗爱娶了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为妻。高阳公主十分骄横、放纵，和辩机等几名和尚私通，事发后，高阳公主对唐太宗十分怨恨，于是指使掖廷令陈玄远侦察宫中祈神求福的大事。房遗爱也和驸马都尉薛万彻、柴令武暗自商议，准备奉荆王李元景为皇帝，企图反叛朝廷。高宗即位后，高阳公主暗地策划废黜房遗爱的兄长房遗直的封爵，唆使手下人诬告房遗直有罪。高宗命长孙无忌审讯房遗直，进一步掌握了房遗爱以及高阳公主谋反的情况。吴王李恪文武兼备，一向很受人们的称许，太宗生前想立他为皇太子，由于长孙无忌固持己见地加以反对而未果，于是和长孙无忌相互忌恨。无忌也想寻找借口除掉李恪，房遗爱因此自称与李恪是

同谋，希望能免于一死。于是，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都一律处斩，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都一律令其自尽。李恪临死前大骂道：“长孙无忌，你驾空皇上，玩弄权术，陷害好人，如果我李氏宗庙有神灵护佑的话，不久你的全族将被杀尽。”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执失思力，都以与房遗爱同谋的罪名被流放到岭南。李道宗一直和长孙无忌、褚遂良两人不和，所以都一律获罪。罢除了房玄龄在太宗庙陪从受祭的殊荣。

唐高宗任命李勣为司空。 秋九月，北平公张行成去世，任命褚遂良为右仆射。 冬十一月，任命崔敦礼为侍中。 十二月，高季辅去世。 西突厥咄陆可汗去世。

乙毗咄陆去世，他的儿子颉苾达度设号称真珠叶护，与沙钵罗有矛盾，进攻并击败沙钵罗，但不久又被沙钵罗所吞并。

永徽五年（甲寅，公元654年）春三月，任命曾侍奉过太宗的才人武氏为昭仪。

起初，萧淑妃受到唐高宗的宠爱，王皇后对她十分嫉妒。高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入后宫侍奉太宗，见到当时任才人的武氏而十分喜欢。太宗去世时，武氏出宫到感业寺当了尼姑。到太宗忌日这一天，高宗来到感业寺敬香拜佛，见到了武氏，流下泪来，王皇后听说此事后，暗中命令武氏蓄留长发，并把她接到后宫，打算利用武氏离间高宗对萧淑妃的宠爱。武氏机智聪慧，擅长权术，刚刚入宫时，委曲求全，尽力侍奉王皇后，多次得到王皇后的夸奖，不久，得到高宗的喜爱，大受宠幸，被封为昭仪。王皇后和萧淑妃二人失宠，二人又共同在高宗面前说武氏的坏话，高宗一律不听。武昭仪想为自己的父亲武士彟追赠官爵，但苦于没有名目，因此以褒奖有功的大臣为名，普遍赠赐屈突通等人，而武士彟也进入赠赐之列。

夏季，闰四月，高宗皇帝住在万年宫，夜间山洪爆发。

高宗住在万年宫。夜间下起了暴雨，山洪爆发，真冲玄武门，守护的卫士都吓跑了。右领军郎将薛仁贵说：“天子处于危难之

际,警卫人员怎么能怕死而置天子于不顾呢?”于是登上门框高声呼喊,给宫内报警。高宗急忙跑出来,爬上地势较高之处。不一会儿,大水冲入寝殿,被淹死和冲走的有三千多人。

六月,恒州发生大水灾。

被水冲走和淹死的有五十多家。

柳奭辞职。

因为王皇后失去高宗对她的宠爱,柳奭请求辞职。高宗准许他辞职。

冬十月,唐高宗下令修建长安外城。

雍州参军薛景宣上书进言道:“汉惠帝修筑长安城,不久死去。如今又要修筑新城,一定会有大的灾祸。”于志宁等人认为景宣的言词妖妄不敬,请求杀掉他。高宗说:“景宣虽然口吐狂言,如果问罪于他,担心堵塞了言路。”于是赦免了景宣。高宗曾经对宰相说:“听说各有关部门在处理事情时,相互之间察言观色,往往有失于公正。”长孙无忌回答道:“这种情形怎么能完全消除呢?然而也不至于因私情违法。至于为人办事稍稍收取点人情费,恐怕陛下也不能完全避免吧。”高宗十分欣赏他的话。高宗曾出外狩猎,正好赶上下雨,问谏议大夫谷那律道:“如果事先做好雨衣,那么就不至于挨淋了。”谷那律回答道:“如果在屋瓦的下面,一定不会淋雨了。”高宗听后很高兴,因此停止了这次狩猎。引驾卢文操偷盗库藏物资。高宗命令将他处死。谏议大夫萧钧劝谏说:“文操犯了偷盗国家财物罪,的确是不可原谅的,然而依法而论也不至于问成死罪。”高宗于是不再予以追究,环顾身边的亲信大臣说:“萧钧可真正是谏议大夫啊。”高宗曾对朝上五品以上的官员们说:“先前朕在先帝左右时,看到五品以上官员议论政事,有的在仪仗下当面陈述,有的退朝后封书奏事,终日不断,难道如今天下就没有事了么?”何公等一班朝臣都缄口不言。

大丰收。

洛州粟米一斗值两钱半，粳米一斗只用十一钱。隋朝开皇年间有八百七十万户，如今是三百八十万户。

高宗任命长孙无忌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

王皇后、萧淑妃和武昭仪三人轮番在高宗面前相互攻击。王皇后不能曲意侍奉高宗身边的人。武昭仪侦察到没有受到王皇后敬重的人，必定和此人倾心交谈。自此以后，王皇后以及萧淑妃的一举一动，都全部掌握在武昭仪的手里，然后报告给高宗。王皇后虽然失去了高宗的宠爱，然而高宗还没有废黜王皇后的想法。恰值武昭仪生下一个女儿，王皇后因喜欢孩子而逗她玩，王皇后从武昭仪处出来后，武昭仪偷偷将自己亲生女儿掐死。高宗来至武昭仪处，武昭仪假装欢笑，揭开被子让高宗看孩子，这时女儿早已死去了，武昭仪假装惊恐，哭着问身边的人，身边人都说：“王皇后方才来过这里。”高宗听后大怒，说道：“皇后杀了我的女儿。”这时武昭仪一边哭泣着一边借机数落起王皇后的罪恶，而王皇后却无法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高宗自此才产生了废王立武的想法，又担心大臣们不同意这样做，于是带着武昭仪一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与无忌尽情饮酒，欢声笑语，封无忌宠妾所生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又将十辆车子装满金银财宝绸缎布匹，赐给无忌。这时，高宗从容不迫地对无忌讲王皇后没有子嗣，示意无忌表态，而无忌却东拉西扯说一些不相干的闲话，高宗和武昭仪都十分不快，宴会也就此不欢而散。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多次劝无忌顺从高宗的意思，但都被无忌严辞拒绝了。

永徽六年（乙卯，公元655年），春二月，派营州都督程名振等人率兵进攻高丽。

高丽和百济、靺鞨联盟，一同攻击新罗，拿下新罗三十三座大小城池，新罗王派使节向唐朝请求救援。高宗命程名振、苏定方等人领兵进攻高丽。唐军已经渡过了辽水，高丽军迎战，名振等人奋勇进攻，将敌人打得大败。

夏五月，屯卫大将军程知节讨伐沙钵罗。高宗任命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

唐朝因袭隋朝的制度，后宫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都是一品。高宗想特设宸妃，让武昭仪担任。韩瑗、来济两人劝谏，认为无旧例可循，于是作罢。

秋七月，高宗贬柳奭为荣州刺史。

起初，武昭仪诬陷王皇后和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用巫师的厌胜之术诅咒她，于是高宗下令禁止皇后的母亲柳氏进入宫内，因此柳奭也一同被贬。

唐高宗任命李义府为中书侍郎。

中书舍人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厌恶，降职为壁州司马。李义府向中书舍人王德俭问计，德俭说：“皇上想立武昭仪为皇后，担心宰相们反对。你如果能提议立武昭仪为皇后，就会转祸为福了。”义府同意他的这一判断，叩门向高宗递上奏表。高宗很高兴，留下他官居原职，并破格提拔为中书侍郎。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都向武昭仪偷偷表示了效忠的决心。

八月，设员外同正官，从这时开始。任命裴行俭为西州长史。

长安令裴行俭听到将要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消息，认为大唐的祸乱一定将由此开始，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商量这件事。袁公瑜听到后，向武昭仪的母亲杨氏报告了，于是裴行俭被降了职。

九月，唐高宗贬黜褚遂良为潭州都督。

高宗召见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进内殿。褚遂良说：“今日召见，多半是为皇后的事情。皇上的主意已定，如果反对，必死无疑。太尉是国舅，司空是功臣，不能让皇上背负杀国舅和功臣的骂名。遂良出身平民，没有什么汗马功劳，却到了今日这个地位，并且又受先帝的嘱托，不以死谏相争，有什么脸面去见先帝呢？”李勣推说有病在身，没去应召。长孙无忌等人来到内殿，高宗

说：“武昭仪生了儿子，朕想立她为皇后，你们看怎么样？”褚遂良回答说：“皇后出身名门，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先帝临去世前拉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朕的好儿子好媳妇，如今就托付给你了。’除非皇后犯有大罪，否则不能轻易废掉啊。”高宗很不高兴，只得作罢。第二天又接着商量这件事，遂良说：“陛下一定要更换皇后，我请求陛下在名门望族中挑选一个，为什么一定要立武氏呢？武氏曾侍奉过先帝，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千秋万代以后世人将怎样评价陛下呢？臣今天忤犯陛下的意旨，罪该万死。”于是将朝笏放在丹墀的台阶上，伏地叩头，以致于血流满面，并说：“把朝笏还给陛下，乞求放我回老家去。”高宗极为气愤，命人将他拖出去。武昭仪坐在高宗身后的竹帘内高声叫道：“为什么不杀了这个老畜牲！”长孙无忌说：“遂良受先帝嘱托，辅佐陛下，即便有罪，也不能施刑。”于志宁吓得不敢说话。韩瑗一边哭泣着一边竭尽全力劝谏，高宗不听。韩瑗又上奏疏说：“姐已使殷商灭亡，褒姒使周朝灭亡，每次看到前代的这些事情，臣常常感慨万千，没想到今日圣世却遭此衰渎！陛下如果不接受臣的意见，臣担心宗庙将会无人祭祀。”来济上表说：“国君主皇后，应当依据天地之理，一定要选择有礼教、出身名门、雅静温顺的大家闺秀作为皇后，这样才能符合天下臣民的心愿，又能对得起神灵的昭示。汉成帝把婢女立为皇后，最终使汉朝覆亡，深望陛下反思。”高宗一概不听。有一天，李勣来到内殿求见，高宗问他说：“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固持己见，一再反对，这事应当停止吗？”李勣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家务事，何必要问外人呢？”高宗听后，主意更加坚决。许敬宗在朝中公开说道：“种田的老头如果多收获了十斛麦子，还想换媳妇呢，何况天子立一位皇后，这关别人什么事，而要妄生异议呢！”武昭仪命手下人把这话告知高宗，于是褚遂良被贬黜为潭州都督。以后，韩瑗上疏，替褚遂良喊冤说：“遂良一心为国，忘记身家；不惜性命，坚持真理；品德高尚，忠诚无比，不仅是国家的元老重臣，而且也是陛下的得力助手，

如今无罪被贬黜，朝廷内外都十分惋惜。愿陛下鉴于他是无罪之人而宽谅他。”高宗不听，韩瑗又一次进言道：“过去，微子离开商朝而国家灭亡，张华在而国家有条不紊。陛下无故抛弃、赶走旧臣，恐怕不是我大唐的福音。”高宗还是不听。

冬十月，高宗废皇后王氏为平民，立武昭仪为皇后。

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下诏说：“武氏出身于有功勋的家庭，累世为官，先前因为她有才华而被先帝选入后宫。朕还是太子时，她就经常侍从先帝，在众多的嫔妃中，未曾和任何人发生过矛盾。先帝了解到她的贤慧，每每垂爱欣赏赞叹，于是把她赐给了朕，就如同汉宣帝把宫女王政君赏赐给太子一样，可以立她为皇后。”武后上表称谢说：“陛下以往想立妾为宸妃，韩瑗、来济二人曾在朝堂上当面谏争，肯望陛下奖赏表扬他们二人。”高宗将武后的上表给韩瑗、来济二人看，韩瑗等人异常恐惧，多次请求退休，高宗不许。朝中百官在肃仪门拜见武后，原皇后王氏、原淑妃萧氏，一同囚禁在冷宫内。高宗也曾怀念二人，悄悄来到囚禁之处，呼唤王氏。王氏哭泣着对高宗说：“如果皇上还记得往日的夫妻情分，让我再见天日，这是最幸运的事了。”高宗说：“朕马上会有安排的。”武后听到此事后，极为气愤，派人砍去二人的手、脚、并将二人塞进装酒的甕中，说：“叫两个老太婆骨头都醉。”几天后二人死去，死后又加以斩首的处罚。以后武后多次看到王氏、萧氏的鬼魂在宫中作怪，如同二人死时的模样，因此她大多呆在洛阳，而不敢回到长安。

高宗任命中书侍郎李义府为参知政事。

李义府外貌温顺谦恭，和别人交谈时，必定面带微笑，而内心却阴险狡诈、狠毒猜忌。所以当时人称其为“李义府笑里藏刀”，又认为他具有貌似柔弱而实际害人的特点，称他为“李猫”。

显庆元年（丙辰，公元656年），春正月，任命原皇太子李忠为梁王，立代王李弘为皇太子。

李弘，是武后所生，已经四岁了。起初，许敬宗奏道：“现在的

东宫太子李忠，他的生母出身微贱。如今大唐已有嫡长子，李忠内心一定不安，恐怕不是大唐江山的福音。”于是废黜李忠，改立李弘为皇太子。李忠已被废掉，所有官员都不敢去看望他，唯有右庶子李安仁独自等候他，哭泣流泪拜辞而去。

二月，追赠武士彠为司徒，赐爵位为周国公。夏季，免除山东的徭役。

高宗对身边的亲信大臣说：“朕思考养育百姓的道理，但未得要领。”来济回答说：“君主养育人民之道，关键在于减省赋税徭役。如今山东征调壮劳力从事徭役，每年都有数万人，使其服役，百姓太劳累，使其纳钱雇人服役，又会加重他们的负担。希望根据国家的实际需要，其余的赋税徭役全部免掉。”高宗接受了这一建议。

六月，高宗下诏宣布在圜丘祭祀昊天让高祖陪从受祭，在明堂祭祀五方帝让太宗陪从受祭。崔郭礼去世。秋七月，贬黜王义方为莱州司户。

李义府凭借高宗的宠信而专权用事。洛州有一名姓淳于的妇女长得貌美无比，因事关押在大理寺监狱中，李义府嘱咐大理丞毕正义违法处理此案，将淳于氏释放。义府将要纳淳于氏为妾时，事发，李义府逼迫毕正义自杀，用以灭口。高宗知道此事，但不予过问。侍御史王义方想弹劾李义府，事先和母亲说：“儿身为御史，看到奸臣不予以纠劾则对君不忠，如果纠劾则自身难保而且连累了母亲，这是不孝，怎么办？”王母回答道：“从前王陵的母亲杀身来成全儿子的名节。你能尽忠侍奉君主，我死了也不遗憾。”王义方立即奏报道：“李义府擅自杀掉身为六品官的大理寺丞，推托说他是自杀，即使是自杀，也因为惧怕李义府的淫威，自杀来灭口，这样的生杀大权不出自于皇上，这种风气不可助长。”在朝堂之上王义方叱责李义府，叫他退下去回避，李义府看皇上没吭气便站在原地不动。王义方又三次大声喝斥，李义府这才退出去。王义方这才宣读弹劾李义府的奏章。高宗认为王义方侮辱诋毁大臣，故将他贬

官。

九月，括州出现飓风，海啸。冬十二月，程知节讨伐沙钵罗，不胜，被免官。

程知节率军来到鹰婆川，遇到西突厥兵。前锋总管苏定方率领五百骑兵飞速击敌，将敌军击败。前锋副总管王文度害怕苏定方抢去头功，谎称他持有皇帝的另外旨令，说知节一味勇猛，而轻视敌军，委派他王文度来指挥军队，于是收军不准许前进。苏定方对程知节说：“皇上任命你为主师，一定不会派副官来专断军权、发号施令。我请求先把王文度抓起来，然后飞报朝廷去验证。”程知节不听。军队来到恒笃城，有一批胡人前来投降，文度想杀掉这些人抢劫他们的资财，苏定方说：“如果这样做，我们自己就是贼了，还谈什么征讨叛逆呢？”王文度竟真的杀掉了这些人，将他们的资财分掉了，只有定方没接受。军队回来后，王文度以假称圣旨而获罪免死，除去官爵。程知节也因犯有贻误军机罪，被免官。

显庆二年（丁巳，公元657年），春正月，派苏定方等人又一次进攻沙钵罗。三月，任命褚遂良为桂州都督，李义府兼任中书令。

夏五月，高宗皇帝开始每隔一天处理政务。

高宗自即位以来，每天都临朝处理政务。宰相们奏称大唐江山没有什么事值得忧虚的，请求每隔一天处理政务，高宗同意这样做。

高宗派天竺方士回国。

天竺方士娑婆寐，自称有长生不老之术，太宗较为相信，派使节到婆罗门各国采集仙药，药没有采来，太宗放娑婆寐返回天竺。高宗即位后，娑婆寐又一次来到长安。高宗又一次让他回去，对宰相们说：“自古以来怎么会有神仙呢？秦始皇、汉武帝寻找神仙，最终一事无成。果真有长生不老之人，如今这些人又在哪儿呢？”李勣回答道：“这个人这次回来，容颜衰老，头发已白，和先帝在时已大不一样，怎么能长生不老呢？”娑婆寐还未动身就死去了。

秋八月，贬黜韩瑗、来济、褚遂良分别到远离京城的州任刺史。

许敬宗、李义府向高宗诬韩瑗、来济和褚遂良阴谋造反，因桂州是一块用武之地，让遂良做都督，想要有他作为外援，于是每人都获罪被贬。韩瑗为振州刺史，来济为台州刺史，遂良为爱州刺史，柳奭为象州刺史。刘洎的儿子替父诉冤，说其父是被褚遂良陷害而死，李义府支持他。给事中乐彦玮地言道：“刘洎自以伊尹、霍光自比，不算无罪。如果今天为刘洎平反，那就说明先帝用刑失当。”高宗同意他的说法，为刘洎平反一事于是停止。

高宗下诏废除纬书祭祀六天的说法，将方丘祭祀皇地祇与祭祀神州地祇合为一种祭祀。任命许敬宗为侍中，杜正伦为中书令。冬十月，苏定方进攻沙钵罗，将其活捉，分别立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

苏定方率军来到曳咥河西，沙钵罗率十万大军迎战。苏定方将其击败，斩杀和俘获敌人数万名。恰逢天降大雪，平地有二尺深，全军上下一致请求等到雪停了以后再行军，定方说：“敌人凭借大雪深厚，认为我军不能前进，一定借机休整。应当立即追击，这样才能赶上敌人。”于是唐军昼夜兼行赶到沙钵罗下帐之处，纵兵攻击，杀死和俘获敌人数万名，沙钵罗在乱军中脱逃，直奔石国而去。这时，定方才让军队原地休息，各个被沙钵罗逼迫的部落回到原来的居处，修通道路，设置驿站，掩埋尸骨，问寒问暖，划分疆界，恢复生业。凡是被沙钵罗所抢掠来的东西，全部分发还原主，十个部落安定如初。于是，命令萧嗣业率兵追击沙钵罗，将其抓获。唐朝在西突厥所控制的地区设置了昆陵、濠池两个都护府；任命弥射为兴昔亡可汗，主管五咄陆部落；又任命步真为继往绝可汗，主管五弩失毕部落。

唐朝廷把洛阳作为东都。下诏禁止出家的和尚和尼姑接受父母以及尊者的礼拜。任命刘祥道为黄门侍郎，执掌选官取士。

刘祥道认为当前科举取士太滥，每年进入九品以内的官员人

数为二千四百多人，内外文武官员多达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按此计算，大约三十年以后，这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差不多都不能再任职了；如果每年经过铨叙选拔地入九品士流的达到五百人，也足以弥补所需官员的缺额，希望对此有所改正。但是由于当权的大臣们害怕改动，所以此事就被搁置了。

显庆三年(戊午，公元658年)，春正月，下诏宣布实行新制定的礼仪。

这之前，议论的人认为贞观年间制定的礼仪不完备，所以命令长孙无忌等人修订。当时许敬宗、李义府掌权，减删增补多秉承皇上的旨意行事，有学问的人对此都不以为然。博士萧楚林等人认为准备丧事不是作臣子应该说的，许敬宗、李义府十分同意这个提法。烧掉了其中的《国恤》一篇，丧礼于是缺如。

夏五月，唐朝迁安西都护府治所于龟兹。

当初，龟兹王布失毕的妻子和龟兹相那利私通，因此君臣之间相互猜忌、分裂，双方都到唐朝来责备告发对方。高宗同时召见双方，将那利下狱，派左领军郎将雷文成护送布失毕回龟兹，龟兹大将羯猎颠鼓动众人拒绝布失毕回国。高宗下诏命令屯卫大将军杨胄带兵讨伐，擒获羯猎颠，并斩首示众。于是，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迁到龟兹都城，高昌只是西州都督府的治所。

冬十一月，贬黜杜正伦为横州刺史，李义府为普州刺史。

李义府因受皇帝宠爱，他的儿子还在怀抱中就列名清高尊贵的官衔，但李义府贪得无厌，卖官鬻爵，往来求托者络绎不绝，门庭如市。中书令杜正伦每每以前辈自居，自此二人产生仇怨，相互到高宗面前告状。高宗对二人都责备了一番了事。

高宗任命许敬宗为中书令，辛茂将为侍中。鄂公尉迟敬德去世。

敬德晚年闲居家中，学习长生不老之术，闭门谢客，一共十六年如此。去世后，谥号为“忠武。”

爱州刺史褚遂良去世。

显庆四年(己未,公元659年),四月,任命于志宁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许圉师为参知政事。剥夺太尉赵公长孙无忌的官爵封号,将其安置在黔州等候处理。

武后认为长孙无忌受太宗的重用而不帮助自己,深深地怨恨他;认为于志宁在更立皇后问题上持中立态度,不肯说话,也对他不满,命令许敬宗暗中等待时机而诬陷他们。恰值有人报告太子洗马韦季方有罪,高宗命令敬宗、辛茂将两人审讯这个案子。季方畏罪自杀但没有死,敬宗于是借机向高宗诬告韦季方想知长孙无忌图谋叛乱。高宗听后大为吃惊地问道:“国舅被小人离间,从而产生小的猜忌隔阂是有的,怎么会达到谋反的程度呢?”许敬宗回答道:“谋反的情况已经有案可查,望陛下不要怀疑。”高宗哽咽问道:“我李氏家门不幸,以往高阳公主和房遗爱图谋叛乱,如今国舅元老又重蹈覆辙,将怎么处置呢?”回答道:“遗爱,只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和一个女子图谋叛乱,又怎么会成功呢?无忌和先帝一道共同策划打下江山,全天下人都服膺他的聪明智慧,又做了长达三十年的宰相,老百姓害怕他的淫威,如果一旦发生叛乱,朝廷内外响应,陛下派谁去抵挡呢?”高宗说:“朕绝不忍心对无忌用刑罚处置。”敬宗回答道:“汉文帝,是有汉一朝的贤良君主,他的舅舅薄昭,仅犯有杀人罪,汉文帝就让公卿流着眼泪将他杀掉了,后世不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如今,无忌图谋改朝换代,他所犯下的罪过与当年的薄昭不可同日而语。如果陛下稍稍迟疑拖延,臣恐怕会在陛下身边发生政变,到那时后悔都来不及了。”高宗认为敬宗说的对,居然不加调查,就下诏削去无忌的官爵封号,安置在黔州听候处理。许敬宗又奏报无忌谋反,是由褚遂良、柳奭、韩瑗在一旁煽风点火而造成的,于志宁也是他们的同党。于是,高宗下诏追夺褚遂良的官职和封爵,开除柳奭、韩瑗的士籍,免去于志宁的官职。凉州刺史赵持满力气大,擅长射箭,他的舅舅长孙铨,是无

忌的同族弟弟，长孙铨被牵连进无忌的冤案中被流放到州。许敬宗担心赵持满率兵发难，向高宗报告说他也是无忌的同谋，被召至京城，逮捕下狱，受到百般拷打，最终也没有承认谋反，只是说道：“身可杀，但我说的话不能更改。”于是狱吏替他写了口供，经审核、上奏后，被处死。尸体扔在长安城西，他的亲人都不敢近前，还是他生前的好朋友王方翼收殓他的尸骨，将他埋葬。高宗听到这件事，没有给王方翼加罪。长孙铨来到流放地，当地的县令揣测皇帝的意图以邀赏，竟将他乱棒打死了。

六月，唐高宗下令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起初，太宗命人修撰《乐族志》，姓氏地位的升或降、姓氏的收录或删除，当时人认为处理得公允适当。到这时候，许敬宗等人因为《氏族志》没有叙述武氏望族的地位，向高宗奏请予以修改，把皇后武氏一族上升为天下第一等氏族，剩下的姓氏一律以官品高低为标准。于是，士卒因军功而被提升到五品官位的人，便进士流，当时称之为“勋格”。起初，太宗痛恨崤山以东的士族人家子弟以自家门第自夸，修订后的《氏族志》，照例将其降一等；王妃、驸马都一律选取功臣之家，然而魏徵、房玄龄、李勣等家都以与崤山以东的士家子弟通婚为时尚，常常帮扶他们，因此崤山以东的士族人家的声望并不衰减。李义府为自己儿子向崤山以东士族人家的女儿求婚，但未能如愿，于是怀恨在心，所以用太宗的上述意图劝高宗纠正其弊端。高宗下诏宣布崤山以东士族人家的子女不得相互通婚。然而最终还是不能禁止，那些衰落式微、不见宗谱的士族人家常常反而自称是被禁止通婚的人家，索要的财礼数目更多。

高宗任命许圉师为侍中。辛茂将去世。下诏命令许敬宗议论封禅大礼。

许敬宗向高宗奏请将高祖、太宗都陪从昊天上帝受祭，太穆、文德二皇后都陪从皇地祇受祭。高宗采纳了这一建议。

秋七月，下诏处死长孙无忌、柳奭、韩瑗三人。

七月，唐高宗下诏，命令追捕柳奭、韩瑗二人，将其带上枷锁送到京城。许敬宗又派遣袁公瑜到黔州，再次提审长孙无忌，逼迫他上吊自杀。下诏命令将柳奭、韩瑗二人就地斩首。韩瑗已被处死，使者开棺验尸后返回，长孙、韩、柳三家被籍没财产，他们的近亲都被流入到岭南为奴婢。

高宗下诏贬黜高履行为永州刺史，于志宁为荣州刺史。

长孙氏、柳氏两族，因无忌、柳奭而被牵连贬黜的有十三人；于氏一族被贬黜的有九人。自此开始，朝中大权归于中宫武后。

冬十月，思结俟斤都曼反叛唐朝。唐朝派苏定方率军前去讨伐，思结俟斤都曼投降。

显庆五年（庚申，公元660年），春二月，高宗皇帝由东都洛阳到达并州。

皇后在并州宴请亲戚、故旧和邻居，妇女在内殿，朝廷给这些人等次不同的赏赐。高宗下诏并州妇女年龄在八十岁以上的，一律授与“郡君”的封号。

夏四月，唐朝始建合璧宫。六月初一，出现日食。秋七月，废黜梁王李忠为平民。

梁王李忠年岁渐渐大些，内心很不安，有时穿上女人服装以防备刺客，又多次自己占卜吉凶。有人向上告发他的这些事，被废黜为平民，迁居黔州。

卢承庆被免职。唐朝派苏定方等人率军讨伐百济，百济投降。

起初，百济凭借高丽的援助，多次侵犯新罗，新罗王向唐朝上表请求救援，唐朝下诏命苏定方率领水陆十万大军讨伐百济。苏定方率军从成山渡海，直逼百济的都城。百济倾其全国兵力迎战，被唐军打得大败，百济王义慈投降。百济原有五部，分别统辖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高宗命令在百济原来的辖境内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即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苏定方前后消灭了